

穆旦晚年诗歌中的自然书写

张蕊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中国·上海 200234

【摘要】对自然的书写是穆旦诗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中自然意象的选择和变迁就成了诗人生命经验更迭与人生境遇多变的投射。就穆旦晚年的诗歌书写来看他在诗歌中表现出自我与自然的关系的对质与疏离。但却不能用冷寂忧郁来概括其全貌。一些诗篇向我们揭示了晚年的穆旦并未丢弃奇异想象,努力用想象构筑了精神世界的旷野并寻求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由此看来穆旦对自然的书写不只是自然本身,更是他的自我镜像,这面镜子为我们走进穆旦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角度。

【关键词】穆旦; 晚年; 自然意象; 生命经验

对自然的多样化书写是讨论穆旦诗歌时绕不开的话题,目前对穆旦诗歌中自然书写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一篇或几篇穆旦较为著名的、与自然密切相关诗歌的细读和分析,如易彬的《被点燃、被隐匿的“青春”——从异文角度读解〈春〉及穆旦的诗歌特质》,黄英的《丧钟为思想而鸣——读穆旦的〈我歌颂肉体〉》,张桃州的《重读〈冬〉》等;二是从对自然的书写中抽离出与季节有关的诗歌主题进行讨论,如许亚龙的《生之旅途的痛苦冥想:穆旦“季节诗”细读》等,三则是从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切入,探究意象背后隐藏的深层意蕴,如方婷的《批判与感伤杂糅——论一九七六年穆旦诗歌中的季节咏叹和自然意象》,和晓峰《浅析穆旦诗歌中的自然精神》等。

然而笔者关注的是在穆旦晚年为数不多的诗歌中对自然的书写。七十年代仍处于阴霾岁月中的诗人来说,无法公开的诗作是他复杂心境最真实的载体,寄情于自然的穆旦“不简单地等同于浪漫主义的‘充实’,更与其他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纤弱的‘空虚’形成鲜明对比”。带着这样的理解重新进入晚年穆旦的精舍世界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领悟。

1 诗人与自然的对质、疏离

由于50年代至70年代的经历、文学大环境、身心的衰老、旧友的离世等错综复杂的内外部原因交织在一起,导致穆旦在诗歌中表现出自我与自然的关系的对质与疏离。

首先在对季节的选择和情感契合上,与青年时期对春的反复书写不同,晚年的穆旦显然偏爱秋冬。如《秋》的第一章中就写道:“一整个夏季,树木多么紊乱! / 现在却坠入沉思,像是在总结 / 它过去的狂想,激愤,扩张, / 于是宣讲哲理,飘一地黄叶”,春夏的张扬繁盛对人生暮年的穆旦来说已不合时宜,所以他倾向于书写理性深邃的秋和孤寂清醒的冬,这一点他在与郭保卫、孙志鸣的通信中也多次提到:“风花雪月还是比较永久的题材。人生哲理也是。现在是秋冬之交,秋、冬都更易于动诗思。不知你有同感否?”,“我对于秋冬特别有好感,不知你在这种季节写了什么没有?”,“秋天是更宜于诗兴的,冬天的气候也使人冷静”。

因为对秋冬的钟爱,穆旦晚年诗歌中的意象自然也蒙上了一层衰败枯萎的色彩。《智慧之歌》中:“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 现在都枯黄的堆积在内心里”,“叶子”象征着生命中的回忆,而如今只能深藏于心对着往日的生命体验悄悄喟叹。《秋》中:“这大地的生命,缤纷的景色, / 曾书写过他的热情和狂暴, / 而今只剩下凄清的虫鸣, / 绿色的回忆,草黄的微笑”,与《智慧之歌》一样,暗藏着今昔对比,曾经的年轻岁月是风雨催生的花朵和沐浴阳光的新芽,老年的自己却只剩下回忆与秋虫相伴。

《冬》的第一章中连续使用“太阳短命”、“又冷又昏黄”、“枯草的山坡,死寂的旷野”,衰败之感扑面而来。《秋(断章)》中:“‘变!’在追击,像溃败的大军, / 美从自然又从心里逃出, / 呵,永远的流亡者,在你面前: / 又是灰色的天空,灰色的雾!”,《秋》的最后一节“却见严冬已递来它的战术, / 在这恬静的、秋日的港湾。”都体现了秋日的安闲是短暂易逝的,他十分清醒前面是人生的寒冬等待自己。如穆旦晚年在书信中提到的“很爱陶潜的人生无常之叹,如以下一首:‘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陶渊明诗中凋衰的景象、与人世的隔绝、对变故的忧心同,诗人无法样是穆旦晚年的诗歌中表露出的心声。

诗人也有意识地与春天以及自然中欣欣向荣的景物保持距离。如《智慧之歌》中:“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 我诅咒它每一片叶的滋长”,《春》:“春天的花和鸟,又在我眼前喧闹, / 我没有忘记它们对我暗含的敌意 / 和无辜的欢乐被诱入的苦恼;”,《老年的梦呓》中“那年轻的太阳,年轻的草地, / 灿烂的希望和无垠的天空, / 都已变成今天冷淡的言语, / 使回忆的画面也遭霜冻”,“嘲弄”、“敌意”和“冷淡的言语”对自然人格化,只是这时穆旦将自然人格化为对立的主体,曾经与诗人达到了精神统一的自然消失不见。“而我老年也以筑起寒冷的城, / 把一切轻浮的欢乐关在城外。”这也意味着抒情主体与自然之间产生距离感,这首诗中的春与诗人年轻时写下的那首《春》中抒情主体在自然中舒展自我的欲望,对外部世界的期待和对自我蜕变的期待完全不同,暮年的诗人筑起了自我防御的城池是为了拒绝春对他的蛊惑,异常清醒地告诉自己春与他这个饱经摧残的老年诗人已没有关系,属于他的春天是被他写在《春底降临》和《春天和蜜蜂》这样的诗篇中,只存在于记忆里。

尽管在晚年的诗歌中,穆旦不断与外部世界和自然疏远对立,但他的书写却存在另一种声音时常跳出,表达自己目前被困困的状态,《秋(断章)》中:“长久被困在城市生活中, / 我渴望秋天山野的颜色, / 听一听树木摇曳的声音, / 望一望大地的闲适与辽阔”,《沉没》中“身体一天天坠入物质的深渊 / 首先生活的引诱,血液的欲望 / 给空洞的青春描绘五色的理想。……呵,耳目口鼻,都沉没在物质中 / 我能投出什么信息到它窗外 / 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现在?’”表露出诗人被困于城市物质生活的烦恼。《冬》第三章中“因为冬天使心灵枯瘦”,“因为冬天封住了你的门口”,“因为冬天是好梦的刽子手”,结合前三章内容可知这里的“冬天”不仅是季节,更是被衰老和死亡笼罩的人生之冬,那么诗人笔下

冬天给人设置的种种障碍实际更是身心衰老所导致。

2 衰败的自然书写背后的生命力与想象

城市生活阻碍诗人与自然相处,衰老则束缚了丰富的情感与思想的灵动,于是诗人想要突围。他在《秋(断章)》中写到:“可是我紧闭的斗室/有时也溜进山野的来客:/当洁白的月光悄悄移动,/窗外就飘来秋虫的歌;”,这已表现了诗人对斗室之外世界的渴望,秋虫的歌和洁白的月光是对室内枯燥生活的慰藉。《春》的结尾“被围困在花的梦和鸟的鼓噪中,/寂静的石墙内今天有了回声/回荡着那暴乱过去,只一刹那,/使我抑郁的珍惜这生之进攻……”,以及《冬》第一章中“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这样的书写足以说明诗人寒冷忧郁的晚年里一点生命力的跳动也让他倍感珍惜,就像他在和杜运燮的通信中所说“不过乐趣是画在严酷的背景上。所以如此,也表明越是冬,越看到生命可珍之美”。

另外《冬》的第四章在内容上与前三章完全不同,这也与穆旦渴望对自己境况的突破有关。第四章不论是视角的变化,场景的转换还是情感内蕴与前三章都不同。诗人的描写突然从狭小忧郁的个人世界、日常生活转到一个开阔的外部世界——冬季北方原野上马夫们的生活。这是他想象了一种与自己完全相反的生活,他的想象也是在记录自己、表达自我。就如里尔克在散文《山水》中写到的“人画山水时,并不意味着是‘山水’,却是他自己;山水成为人的感情的寄托、人的欢悦、朴素与虔诚的比喻。……他(达·芬奇)觉得山水对于那几乎不能言传的经验、深幽与悲哀,也是一种表现方法。”同绘画艺术一样,穆旦对自然的书写也是对自我的书写,他在诗歌中用诸多自然意象构筑而成的另一种生活、他对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和向往即凛冽的寒冬中旷野的生活象征着一种辽阔自由的精神境界。

这样的诗歌结尾语与《听说我老了》的结尾构成呼应,

“但我常常和大雁在碧空翱翔,/或者和蛟龙在海里翻腾,/凝神的山峦也时常邀请我/到它那辽阔的静穆里做梦”,看似突兀的结尾实际是老年诗人的想象和自我之歌,对应了诗歌中“只有在我深心得旷野中/才高唱出真正的自我之歌”。大雁与蛟龙的生命力、山峦的辽阔气质是穆旦晚年诗歌中少见的,这样的写作仿佛回到了《寄——》、《海恋》这样的诗篇中。如晚年的穆旦没有放弃独立思考随波逐流一样,他也没有丢弃奇异的想象,并努力在自己用想象力构筑的旷野中去寻求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

3 结语

纵观穆旦在诗歌创作中对自然的书写,通过比较可以概括成几个阶段:早期他把自然当做人类生存活动的背景书写,如《我看》、《园》;随着对家国现实和民族命运的关注也在一些诗篇中把自然环境赋予了民族性,如《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小镇一日》等;成熟期他对自然书写追求自然的人格化,挖掘人的自然属性,人的肉体与精神同自然环境相互交融,如《春》、《诗八首》、《自然底梦》等;再到晚期诗歌中《春》《夏》《秋》《冬》的四季之诗中对自然的书写被忧郁、衰老的气息笼罩同时还尚存对生命力的渴望与想象。与这样的变化路径相关联的是抒情主体与自然的关系从最初的陌生化到精神与肉体的高度契合再到刻意保持距离。由这种变化可以看出穆旦对自然的书写不只是自然本世界是他的自我镜像,这面镜子为我们走进穆旦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角度。

参考文献:

[1]李怡.黄昏里那道夺目的闪电——论穆旦对中国现代新诗的贡献[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04):198-218.

[2]穆旦.穆旦诗文集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71-258.

作者简介:张蕊(1997—),女,汉族,上海崇明,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上接115页)

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础,因为教师是除家长外与学生相处时间最长的成年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若师生关系不和谐,学生就不会信服老师的教导甚至会与教师反着来。只有学生和教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才能保证学生在有困难时及时向老师寻求帮助,而不是憋在心里或者用不恰当的方式发泄,造成不好的后果。

5.2 适当的鼓励

大部分学生都认为老师的鼓励是对自己的肯定,能得到老师的鼓励是学生上进学习的目标。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来说,由于他们平时经常会犯错,受到过很多批评,会认为自己没有优点,对自己没有信心,心中充满负面的能量。所以老师适当的鼓励,会让学生正视自己,再次建立信心。

5.3 换位思考

多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有的时候学生的思路可能会跟不上老师,或者是有些地方学不明白,这可能不是学生故意为之,他们出现违反课堂纪律、作业完不成、上学迟到等等的问题,教师不能直接判断是学生不配合,首先尽可能的挖掘学生不配合教学背后的原因,若学生真的在完成任务的时候遇到困

难,教师应帮助解决。若不是再进行批评教育。

6 总结

高中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不是心理健康教师自己的事情,各个学科的教师和班主任应该积极配合,共同努力去帮助学生有更加和谐的发展,希望学科教师能够在教好自己本学科的教学内容之外多多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建.关于心理健康教育融入高中数学课堂的思考.才智,2020,06,191.

[2]徐旭红,洪瑶琪.物理教学中心理健康教育渗透策略.中学物理教学参考,2017(02),18-19.

[3]曹锋.高中生物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初探.生物技术世界,2016(04),275.

作者简介:

柳云雪(1995—),女,汉族,辽宁省东港市人,学生,教育硕士,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